

試論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

李建崑*

【提要】

本文扣除前言、結論，大約分為四節：首先概論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之作者、版本與編纂動機。其次，以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〉為據，闡述李懷民之論詩見解。第三，對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之內容作一概括說明。最後，對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中，所作批點，深入評析，以見其短長。

李懷民在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中重申「中晚唐詩兩派」之主張，不僅較張為「六派說」更為精確；中晚唐重要五律作者，幾乎都有作品收錄；此一時期五律創作之面貌，不難由此獲知梗概。李懷民倡導「學詩當自五律始」、「由中晚唐以造盛唐之堂奧」不僅打破明代前後七子宗奉盛唐之風氣，也適時對「中晚唐詩淺俗」之偏見，有所糾偏，極具理論意義；尤其強調「學詩先求為古之豪傑」，對於不能升之廊廟之貧寒詩人，往往能給予適切評價；對其人格風範，不吝肯定。顯示出李懷民雖站在儒家立場，就詩歌批評而言，其心胸仍十分開闊。

當然，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仍有若干缺失，比如依循傳統舊法，僅對個別詩篇，作印象式、賞鑑式的批評。對領聯頸聯之論析尤多，篇章營構之分析，明顯不足；有關五律聲調、用韻之討論，則全付闕如。雖然如此，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固是中晚唐文學研究者應備要籍，也是五律創作者重要之參考書。

關鍵詞：詩人主客圖 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 張為 李懷民

* 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。

一、前言

中國古代詩文批評，向有摘句批評之風氣，其形式除了常見的詩話外，尚有「詩格」、「詩句圖」、「主客圖」等名目。唐代褚亮《古文章巧言語》、元兢《古今詩人秀句》、王起《文場秀句》諸作，無論是為詩文酬唱而編，或者為科舉考試而撰，其實都屬於這一類作品。唐昭宗光化年間，張為撰作《詩人主客圖》，分五層、六主、摘句評論中晚唐詩人八十四人，不止是摘句批評之創舉，同時也發展出區別流派之功能^①。

唐宋以來，雖不乏其他的「主客圖」作品，然唯清代乾隆、嘉慶間，高密李懷民所作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，最具學術意義，堪與張為之作相提並論。此書意在修正張為《詩人主客圖》之錯謬，並重訂中晚唐詩人體派；民國以後，凡中晚唐詩之研究者，皆常引用此書之論見。據高小夫所撰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〈校記〉，可知李懷民之《重訂中晚唐主客圖》，也曾於民國 24 至 25 年間，一度列入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之研究課程^②。然而有關此書之探討，則迄今未見。筆者不揣淺陋，收集相關資料，草成此文，或能對此空缺，略作補白。

二、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之作者、版本與編纂動機

李懷民（生卒年不詳），原名憲噩，字懷民，以字行，號石桐，又號十桐、敬仲；山東高密人，乾隆諸生，生活年代約當清高宗乾隆、仁宗嘉慶間。早孤，與弟憲嵩（字叔白，號蓮塘）、憲喬（字子喬、義堂，號少鶴）相互切磋，同以詩名。時有「三李」之目。著有《石桐詩鈔》十六卷、《石

^① 參見王運熙、楊明《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》第三章「詩句圖、本事詩和詩格」。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。頁 723。

^② 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，遍尋全臺各大圖書館，皆無藏書。僅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一件影印本。此影印本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借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清嘉慶（壬申）17 年刊本影印。然而複查目前國家圖書館之館藏，已無嘉慶刊本之收藏記錄。中研院之影本，書前附有高小夫所作校記手稿，略謂：「今年秋，唐東師為金陵大學國學研究院講授是圖，苦無善本，因假得鄺君衡三所藏劉氏本寫印百部，行款圈點，悉如原式，唯其中不無缺頁蟲蝕之處，則據唐東師舊鈔本補成之，而抄寫之誤，亦所不免，故為校記云爾。民國 24 年 8 月高小夫識。」可知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曾列為金陵大學國學研究班之課程。

桐先生詩鈔》不分卷、《十桐草堂集》等集。另有《二客吟》，則為與二弟李憲喬之合集。

李懷民之詩歌作成就，可以從流傳之《石桐先生詩鈔》略窺端倪。是書不分卷，有清光緒丙戌（12）年（1886年）西安郡齋刊本，目前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有線裝本一冊。據張維屏《國朝詩人徵略初編·聽松廬詩話》云：「石桐先生於漁洋、秋谷之後，而能自關町畦，獨標宗旨，可謂岸然自異不隨人步趨者。其五言樸而腴、淡而永，苦思而不見痕跡，用力而歸於自然。五字中含不盡之意，五字外有不盡之音。」^③清·袁潔《蠡莊詩話》亦云：「山左李石桐輯《中晚唐詩主客圖》，分張水部、賈浪仙為兩派，登萊一帶，言詩者多宗之，謂之『高密派』。」^④可見李懷民於乾隆、嘉慶間，在山東高密一帶，享譽甚隆。《清史列傳》卷七十二有〈李懷民傳〉，生平創作資料另見《清詩紀事》乾隆卷。

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，大約完成於乾隆39年（西元1774年），然而卻遲至三十一年後，始有刻本。就目前載籍著錄之情況言，有「嘉慶乙丑劉氏刻本」、「嘉慶壬申李氏刻本」及「嘉慶甲戌趙氏刻本」三種刊本傳世^⑤，其中趙刻本所據為李懷民之未定稿。

嘉慶乙丑劉氏刻本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之倡印人劉大觀（字松嵐），邱縣人。嘗與李懷民之弟李憲喬（字少鶴）同官粵西，偕臨川李秉禮（字松圃），學詩於憲喬，而憲喬又學詩於李懷民。劉大觀、李秉禮、李少鶴皆善詩，有「嶺南三友」之稱。劉大觀於清仁宗嘉慶乙丑（10）年（西元1805年），刊刻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，以示感念。至於嘉慶甲戌趙氏刻本之倡印人為萊陽趙擢彤，生平履歷不詳。

有關此書之寫作動機，據李懷民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〉（以下簡稱〈圖說〉）所言，其實是因為張為而起。按張為《主客圖》一書傳本雖已不全^⑥，然而宋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五所引錄屬於較早版本，因此可以作為

③ 張維屏輯《國朝詩人徵略初編》（台北：明文書局1985年5月）

④ 清袁潔撰《蠡莊詩話》十卷，有嘉慶二十年巾箱本，（民國66年，臺灣廣文書局）影印本，在《國學珍籍彙編》中。

⑤ 崑按：承本文之外審委員見示：另有道光二年李運鈔本、咸豐四年趙代補刊本、北京大學藏稿本、山東省博物館藏《高密三李詩話》不分卷稿本數種，特此致謝。

⑥ 詳見王夢鷗〈唐「詩人主客圖」試析〉，見氏所著《傳統文學論探索》（臺北，時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，民國76年6月），頁204至215。又參見胡玉蘭〈張為《詩人主客圖》的詩學理想及其意義〉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》（社會科學版），第14卷第2期，2004年6月。

參證^⑦。張爲在《主客圖》中以白居易爲「廣大教化主」、以孟雲卿爲「高古奧逸主」、以爲孟郊爲「清奇僻苦主」、以鮑溶爲「博解宏拔主」、以武元衡爲「瓌奇美麗主」，其中：

（一）廣大教化主白居易，有上入室一人，爲楊乘。以下續列入室三人，分別是：張祜、羊士諤、元稹。以下列出升堂三人，分別是：盧仝、顧況、沈亞之。最後列出及門十人，分別是：費冠卿、皇甫松、殷堯蕃、施肩吾、周元範、祝元膺、徐凝、朱可名、陳標、童翰卿。（二）高古奧逸主孟雲卿，有上入室一人，爲韋應物。以下列出入室六人，分別是：李賀、杜牧、李餘、劉猛、李涉、胡幽貞。以下列出升堂六人，分別是：李觀、賈馳、李宣古、曹鄴、劉猛、孟遲。最後列出及門兩人，分別是：陳潤、韋楚老。（三）清奇雅正主李益，有上入室一人，爲蘇郁。以下列出入室九人，分別是：劉畋、僧清塞、盧休、于鵠、楊洵美、張籍、楊巨源、楊敬之、僧無可、姚合。以下列出升堂七人，分別是：方干、馬戴、任蕃、賈島、厲玄、項斯、薛濤。最後列出及門八人：僧良乂、潘誠、于武陵、詹雄、衛準、僧志定、喻鳧、朱慶餘。（四）清奇僻苦主孟郊，有上入室二人，分別是：陳陶、周朴。以下及門二人，分別是：劉得仁、李溟。（五）博解宏拔主鮑溶，有入室一人，爲李羣玉。以下二人，分別是司馬退之、張爲。（六）瓌奇美麗主武元衡，有上入室一人，爲劉禹錫。以下室三人，分別是：趙嘏、長孫佐輔、曹唐。以下列出升堂四人，分別是：盧頻、陳羽、許渾、張蕭遠。最後列出及門五人，分別是：張陵、章孝標、雍陶、周祚、袁不約。對此，李懷民作了以下之評論：

余嘗讀其詩，皆不類所立名號，亦半強攝，即如元、白、張、柳，當時總謂之「元和體」，爲乃獨以元稹屬白居易，而張籍、劉禹錫、更分承之李益、武元衡，誠不知其何所見？以韋應物之沖虛，獨步三唐，宋人論者，惟柳宗元稍可並稱，而乃僅入孟雲卿之室且與李賀杜牧比肩，何其不倫耶？其他不可勝舉，至其所標目，適如司空表聖二十四品，但彼特明體之不同，非謂人專一體，且即六者，亦不能盡體矣。是蓋出奇以新耳目，未為定論也。^⑧

^⑦ 見王仲鏞《唐詩紀事》卷六十五，（成都，巴蜀書社，1989年版），下冊，頁1751。

^⑧ 以下所引李懷民論詩諸語，並見之於中研院藏清嘉慶壬申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刊本之影印本，不再另註出處。

可見李懷民是因爲對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所做之體派分合，感到「不能盡體」、「出奇以新耳目，未爲定論」，所以才發憤編撰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。有關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之缺失，早在李懷民之前，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、胡應麟《詩藪》外編卷三、胡震亨《唐音癸籤》卷三二、李調元《涵海》已經提出批評。綜括其批評意見，不外：「要皆有未然」（陳振孫）、「義例迂僻」（胡震亨）、「妄分流派」（胡應麟）、「所引諸人之詩，非其集中之傑出者」（李調元）。李懷民雖也不同意張爲對中晚唐詩人所做的體派分立，但與眾多前賢不同的是：李懷民仍接受張爲的體例，並針對中晚唐詩人之體派，重作檢討。

三、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〉之論詩要旨

李懷民之論詩資料不多，然而在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附有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〉（以下簡稱〈圖說〉），可以從中略知論詩要旨，以下即據以歸納爲七點：

（一）重申「中晚唐詩兩派」之主張

由於李懷民不滿張爲在《詩人主客圖》將中晚唐詩人分作六派，乃依其體製重新訂定，將中晚唐詩人分成兩派。李懷民在〈圖說〉，開宗明義地說：

余讀貞元以後近體詩，稱量其體格，竊得兩派焉：一派張水部，天然朗麗，不事雕琢，而氣味近道；學之可以除躁妄、祛矯飾，出入風雅。一派賈長江，力求險奧，不吝心思，而氣骨凌霄；學之可以屏浮靡，卻熟俗，振興頑懦。二君之詩，各有廣大、傲逸、宏拔、美麗之妙，而自成一家，一緒所延，在當時或親承其旨，在後日則私淑其風，昭昭可考，非余一人之私見。（〈圖說〉）

早在南唐時期，張洎即嘗言：「元和中，張水部爲律格，字清意遠，唯朱慶餘一人親受其旨。沿流而下，則有任蕃、陳標、章孝標、司空圖等，咸及門焉。」張洎在〈項斯詩集序〉又說：「吳中張水部爲律格詩，尤工於匠物，

字清意遠，不涉舊體，天下莫能窺其奧。」⁹可見李懷民為張籍詩「天然朗麗，不事雕鏤」之評，其實前有所承。以張籍為主，名之曰「清真雅正」，而以朱慶餘、王建、于鵠等十六人為客；對於承受張籍影響的系列詩人而言，是十分確當。至於另一派，以賈島為主，詩風力求險奧、不吝心思，名之曰「清奇僻苦」，而以李洞、周賀、喻鳧、曹松等十四人為客。檢辛文房《唐才子傳》卷六至卷九，論及清塞、無可、喻鳧、馬戴諸人，即可知其賈島一系，辛文房早已提及。即以明代而言，楊慎在《升菴詩話》卷十一，也提出「晚唐之詩分兩派：一派學張籍...，一派學賈島...。」兩派之說，實非創見。誠如李懷民所言：「昭昭可考，非余一人之私見。...古人派別，依然具在。特在不肯降心一尋耳」。只是，李懷民對於楊慎之貶抑晚唐律詩，頗不以為然。

（二）肯定張為以《主客圖》論詩之功

雖然李懷民對於張為六派分立之說，有所不滿，但是對於張為所創的體例，則十分激賞。他說：

予每欲聚集諸家，分承兩派，訂成一書。嫌於創始，或驚俗目，喜得張為《主客圖》，本鍾氏孔門用詩之意，而推廣之，雖所用不當，而取義良佳。僅依其制，尊水部、長江為主，而入室、升堂、及門以次及焉，庶學者一脈相尋，信所守之不謬，且由淺入深，自卑至高，可以循序漸進，不至躐等也。（《圖說》）

有關孔門用詩之意，起自《論語·先進篇》：「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室也。」其後，揚雄在《法言·吾子篇》之中，用為文學批評術語，略謂：「如孔門之用賦也，則賈誼升堂、相如入室。」，然後，鍾嶸《詩品》繼稱：「如孔氏之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思王入室，景陽、潘、陸，自可坐於廊廡之間矣。」到了張為，將詩人分為六主，各主之下，又分上入室、入室、升堂、及門，這是對孔門用詩之說，做了更進一步之推擴。

李懷民認為張為「雖所用不當，而取義良佳」因為：「學者一脈相尋，信所守之不謬，且由淺入深，自卑至高，可以循序漸進，不至躐等」；其實，

⁹ 詳見清·陸心源《唐文拾遺》卷四十七。

張爲之創意還不止於此，李懷民還沒有看到的層次是：張爲就詩人與宗主間關係之親疏遠近、風格的異同，建立一套分類辦法，藉此說明詩人淵源關係，這樣的分類，對於文學體派研究，其實具有極高的價值。

（三）論「學詩當自五律始」

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，所選全爲五言律詩，與明清時期常見的詩選集大爲不同。明清時期之唐詩選集，不僅數量繁多，而且力求各體兼備、今古並收。清代文士若就五言與七言詩相較，無不矜尚七言。李懷民卻認爲：「七言律詩，唐人不輕作」並以統計數字，說明其理由。他說：

余嘗考唐詩王楊盧賾，絕無七言近體，燕許稱大大手筆，張止十二篇，蘇僅十三篇，沈宋律體之始，沈七言十六首，宋止三首而已。崔司勳〈黃鶴樓〉，千古絕唱，然此篇及〈行經華陰〉一首，合生平才兩首耳。其他如王龍標，亦止二首。李東川八首、高達夫七首、岑嘉州十一首，凡初盛名家，具各寥寥。杜工部、王右丞、劉長卿 七律最多，然合五言對較，曾不能及其半。由此觀之，唐之不輕作七言明矣。（〈圖說〉）

初唐時期之律詩，尙處於形成階段，五律之數量多於七律，自屬常態；盛唐詩人處於唐代國力之顛峰，士人之精神氣度，昂揚上升，漸漸染指七言，然數量雖多，仍不及五言。李懷民之統計數字，自不夠精確，其目的不過藉此說明「唐之不輕作七言」，並且與後世好爲七律之風氣作一對照。李懷民對於後世「匝街遍市，無非七律填滿」不以爲然；甚至懷疑當時強調七律之作者「約其意、降其格，而爲短章，則並不能成語矣。」

在李懷民心目中，短律是長律之基礎，他說：「不學短律而爲長律，猶不學步而趨也。」更何況「唐以此制科取士，例用五言排律」，這也是大唐二百八十年間，士子「鏤心刻骨，研煉五字」之主因。他甚至以玩笑語氣說：「不然，不謂『吟成七個字，撚斷數莖鬚』耶？」時人略五言而學七言，正是棄其長而用其短，其爲不智，不辯自明。

當然，李懷民也深知七言也是唐詩重要體式，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之所以專論五言，其深層的用意是想矯正時人「但重七言、輕忽五言」之弊病。何況由五言上探七言，三唐之七言詩具在，欲得其宗主，也非難事。至於古體詩，因別有支派，非可專取唐人，自然不是本書之關注重點。

（四）主張「由中晚唐以造盛唐之堂奧」

李懷民檢討明朝以來宗奉盛唐之風，競相寫些表面渾淪宏闊，其實偽冒高華的作品，其中又以前後七子最為嚴重。他說：

余讀其詩，貌為高華，內實鄙陋。其體不外七言律，其題半屬館閣應酬；更可笑者，大半仗「中原紫氣」、「黃金風塵」等字，希圖大聲。宜袁氏兄弟譏「明三百年無詩。可存者，〈掛真兒〉、〈銀柳絲〉，小令而已。」此論誠過當，然盛唐實不易學，前輩謂學選體者讀初唐、學盛唐者看中晚唐、學唐人者讀宋詩。（〈圖說〉）

就李懷民之觀察，盛唐實不易學，學唐詩當由中晚唐入手。理由是：「初唐之與六朝、永貞元和之與開寶，北宋之與五代，時相近、人相接。其心相授屢降而不離其本。」

詩壇氣運之變遷，使原有的高華變為低俗，原有深刻變為淺漏；格調由高變低，涵蘊由深入淺，渾淪氣象，逐漸說破。明代人更認為中晚唐詩淺卑顯露，亟欲透過模擬手段，使其作品渾淪高深。對此，李懷民頗不以為然，他說：

後學徒厭其淺卑，而務為高深渾淪，是未下學而驟上達也。吾謂淺卑者，實與人以可近；顯露者，正與人以可尋；升其堂，不患不入室，故宋人不可輕也。但宋自西崑紛擾，以後詩體頗難辨，又多雜五代之習，流為尖酸粗鄙，學者未能得其骨骼，而襲其皮貌則敗矣。（〈圖說〉）

李懷民提出的解決之道是由中晚唐詩入手。他認為：「中晚人得盛唐之精髓，無宋人之流弊。」（〈圖說〉）他擔心晚唐風氣，境趣過於趨下，所以在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中，凡是晚唐人作品，其時代大半接近中唐。學者潛心究覽，由門戶而造堂奧，自能進入唐詩之勝境。

（五）批駁楊慎對中晚唐五律之譏誚

李懷民雖主張「學詩者誠莫如中晚」，起初猶不敢自信；其後得到龔半

千之《中晚唐詩紀》^⑩，間載原本傳序，書中所稱「張籍弟子」，與其見解相合，益覺此說之不可移易。其後又見到明·楊慎《升菴詩話》對於張籍、賈島兩派詩之批評，雖採用其兩派之說，卻深憾楊慎詩論，充滿偏見。按楊慎《升菴詩話》卷十一謂：

晚唐之詩分為二派：一派學張籍，則朱慶餘、陳標、任蕃、章孝標、司空圖、項斯其人也；一派學賈島，則李洞、姚合、方干、喻龜、周賀、「九僧」其人也。其間雖多，不越此二派，學乎其中，日趨於下。其詩不過五言律，更無古體。五言律起結皆平平，前聯俗語十字，一串帶過；後聯謂之頸聯，極其用工。又忌用事，謂之點鬼簿。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，所謂『吟成五個字，撚斷數莖鬚』也。余嘗笑之，彼視詩道也狹矣，三百篇皆民間仕女所作，何嘗撚鬚？今不讀書而徒事苦吟，撚斷筋骨亦何益哉？……彼學張籍賈島者，真處禪之風也。……彼學張籍賈島者，真處禪中之蝨也。^⑪

楊慎論詩之措辭，一向不避尖酸刻薄，在這一段詩話中，批評晚唐五律「起結平平」、「忌於用事」，的確十分苛刻。尤其引盧延讓〈苦吟〉之句，挖苦一番，最惹人訾議。李懷民不得不針對「苦吟」與「忌於用事」兩方面，提出駁正。他說：

據用修此論，真是粗心浮氣耳。雖聞二派之名目，實未觀二派之實也。《三百篇》民間仕女，不曾撚鬚作詩，亦曾切合平仄、較量詩律乎？且如文公多才，演成雅頌，其國風所陳，不盡出文人。凡變風淫辭，悉可由而效之乎？（〈圖說〉）

有關中晚唐人好「苦吟」，李懷民認為凡是追求卓越之詩人，無不如是。他列舉「杜工部詩苦致瘦」、「孟浩然眉毛盡脫」、「王右丞走入醋甕」這些盛唐大家「苦吟」入神的事證為例，反問楊慎：這些大家，「且謂獨不撚鬚乎？」甚至楊慎所最反感的：「前聯俗語十字，一串帶過」，李懷民非但不以為意，

^⑩ 原名龔賢，江蘇崑山人，寓南京清涼山。一名嚴賢，字半千，號野遺、柴丈人、半畝。明末曾參加復社。擅畫山水，師法董源、吳鎮。以南京山水為本，師法造化，自成一家。其論畫主張師造化、與傳統筆墨相結合，而自發胸臆，嘗言：「心窮萬物之源，目盡山川之勢，取證於晉、唐、宋人則得之矣！」為「金陵八家」之一。善書法，能詩文。有《中晚唐詩紀》。

^⑪ 參見楊慎《升菴詩話》，（載丁福保輯《歷代詩話續編》下冊，木鐸出版社，1988年7月），頁851。

反倒認為是「中晚善學初盛處。」

李懷民認為：「初盛人平舉板對，而氣自流動，總提渾括，而意無不包。」中晚唐人在詩聯的創造上，「化平板而為流走，變深渾而為淺顯，乍看似甚易能，細按始驚難到。」（〈圖說〉）此外，中晚唐人體會物理，發揮人情，更有獨到之處。由於中晚唐人之律詩創作，特別著意於詩聯之間的意匠經營，尤其著意於頷聯之營構；至若頸聯，雖也屬對精工，其實意不在此。楊慎看不到這一層面，所以李懷民不免喝責楊慎：「不暇致謀，而顛倒說來，真負古人苦心。」

至於楊慎譏笑晚唐律詩「忌用典」，李懷民一方面認同鍾嶸「直尋說」，另一方面提出辯解：

中晚人惟知力量不逮初盛，深恐用事，則意為所用，反成疵累；而或意之必須，借事以發者，然後用之。用則其事不必從乎其舊，而翻新之。又或其事不必與吾詩相符，而巧合之，其中神妙又自難言。若止如後人之用事，徒事跨多鬥靡，即極切合妥當，豈免為點鬼簿哉？（〈圖說〉）

亦即中晚唐詩人，並非忌於用事，而是審慎用事；如果詩中必需用事，也往往不肯依從舊典，而是以翻用、巧用之手法行之，其神妙自難言說；更與俗稱之「跨多鬥靡」不可相提並論。天地間文章，祇在當前搜得出，便成至文，中晚唐人所追求的理想，其實與梅堯臣的名言：「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，涵不盡之意見於言外。」相去不遠。

（六）論「俗關性情，非關語句」

自來對整體中唐詩之批評，有一種說法，即認為中晚唐詩普遍有「淺俗」之病。對此，李懷民也有所辯駁，他援引王士禎論老杜、高啓詩，間有不能免俗之句，藉以說明「俗關性情，非關詩句」。他說：

吾鄉阮亭先生，為詩不能盡脫時蹊，其論俗字甚精，即如老杜，詩中之聖，阮翁指稱其「綠垂風折筍，紅綻雨肥梅」等句為俗；明高季迪^⑫梅花詩，三

^⑫ 高啓（1336--1374）字季迪，長州（江蘇蘇州）人。元末隱於吳淞青丘。洪武二年召入修《元史》，授翰林院編修，三年堅辭戶部侍郎，退隱青丘，朱元璋認為他不肯合作，借故腰斬于南京。死時年方三十九歲，著有《青丘高季迪詩文集》。

百年無異辭，阮翁謂其「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」為真俗，是真巨論也。（《圖說》）

按：「綠垂風折筍，紅綻雨肥梅」一聯，在老杜〈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〉第五首。清·仇兆鰲《杜詩詳注》云：「本是風折筍而綠垂，雨肥梅而紅綻，乃用倒裝句耳。」（詳見該書卷二）。宋人頗為欣賞，范成大之「梅肥朝雨細，茶老暮寒煙」即由此脫化而來。至於「雪滿山中高士臥，月明林下美人來」一聯，則為明·高啓〈詠梅九首〉（其一）之名句。二者看似偶然出手，實非隨意之作。然而王士禛統謂之「俗」，其故安在哉？對此，李懷民有以下之論析：

按工部以「垂」字形容風竹，以「綻」字刻繪雨梅，時人所謂工於匠物也；季迪以「高士」方梅之品，以「美人」比梅之質，又時人所謂妙於品梅也；而阮翁總斷曰俗，彼豈好翻案哉？良謂詩之忌俗、猶詩之貴清，在神骨、不在皮膚。果其不俗，雖亂頭粗服，無礙其為美女；而苟俗也，雖荷衣蕙帶，終不得謂之仙人。（《圖說》）

前者「工於匠物」，後者「妙於品梅」，兩聯如就「格律聲色」之角度看，實在沒什麼瑕疵；但是王士禛要求的更高，他強調的是「神理氣味」層面之清遠、脫俗；就此而言，老杜、高啓的確未能免俗。李懷民認為：亂頭粗服，不失其美，荷衣蕙帶，卻不脫俗氣，關鍵即在風神。

復次，李懷民談到中晚唐詩人「好以俗情入詩」的問題，亦不認為是中晚唐詩人之弊病。他說：

世之論者不及見此，而悞以元輕白俗（原注：按四字東坡亦帶言甚輕，非如今人所論。）之俗為俗。樂天為詩，八十老嫗亦解，彼固好以俗情入詩者，而曰：「十首秦吟近正聲」是則大不俗矣。陶元亮曰：「相見無雜言，但道桑麻長」，王摩詰曰：「五帝與三王，古來稱天子」，宛肖不讀書人口吻，是俱謂之俗乎？（《圖說》）

東坡「元輕、白俗、郊寒、島瘦」之評，各以一字，罵倒四位中晚唐詩人，

使後世詩論者只要談及中晚唐四家，動輒評以「淺俗」、「僻澀」。其實這是極大的誤會。郊島的部分，李懷民暫置不論，先就後世對中晚唐詩人「淺俗」之誤解，提出辨正。他說：

俗在骨、不在貌；俗關性情、不關語句。王鳳洲謂：「擬騷賦不可使不讀書人一見便曉」，此等見識，正萬俗之源也。後世人大半為此等論所誤，故為辨俗如此。（〈圖說〉）

李懷民的見解其實很清楚：俗與不俗，關鍵在詩人之性情，非關詩作之語句；否則陶淵明、王維詩既不乏淺俗語，豈能獨免於「淺俗」之罵名？細按李懷民之論見，詩中之俗情、俗語，並不構成淺俗之病；類似王世貞這種矯情、扭捏，刻意在詩文中掉書袋的人，才真是「萬俗之源」。

再次，李懷民舉張籍為例，說明後世論者但知張籍以樂府詩聞名於世，卻不知張籍近體詩，也是獨標律格，應與樂府並重；又舉賈島為例，認為計有功《唐詩紀事》論賈島：「獨變格入僻，以矯浮艷於元白」，根本是個誤解。他說：

元白誠無可矯，遂啟後人妄訾，乃謂元白郊島，總病一俗字。元白譬若袒裼裸裎，郊島等之，囚首垢面。無論所譬不當，即如所言，亦非俗也。吾故云：今人錯認俗字！（〈圖說〉）

正因後人錯認「俗」字，以致衍生出許多錯誤的見解。可見不僅詩之雅俗，關鍵不在言語，更非關題材。張籍「以俗情入詩」，作淺俗的樂府、賈島「變格入僻」，作清峭的五律、孟郊自鳴寒苦，蒙受「詩囚」之誚，其實他們都是各本性情、苦心孤詣。後世論者動輒評以「淺俗」、「僻澀」，皆非站在文學之立場，就詩論詩，所作評價，自難公允。

（七）就詩論詩，不泥執時代先後；強調「為詩先求為古之豪傑」

由於明代詩論家經常纏夾主觀論點，無法就詩論詩，因此李懷民特別在〈圖說〉提到鍾嶸《詩品》之論詩方法。《詩品》分從國風、小雅、楚辭推源漢、魏、晉詩人；又借「九品中正」之法，將詩人分判為上中下三品。在甄辨詩人源流方面，鍾嶸的確出現不少差誤，以致不能完全服人；但鍾

嶸能針對詩人體格之相近，就詩論詩，並據以辨明源流關係，在這一方面，還是很有見地。

李懷民並不認為鍾嶸所論，一定客觀公允，但對於鍾嶸論詩之精闢處，例如：「陳思爲建安之傑，公幹仲宣爲輔；陸機爲太康之英，安仁景陽爲輔」、「孔門如用詩，則公幹升堂，陳思入室，潘陸諸子，自可坐於廊廡間矣」則是完全認可，視爲千古不刊之定論。李懷民的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雖與鍾嶸《詩品》之體例存在極大差異，但就詩論詩的態度，則是完全一致。他說：

余選主客圖，初非敢如記室之尚論其淵源所自。俱有明徵，特效哀輯焉耳。至圖中所列及門，不斷以己意，要皆會昌以後人。又據升菴「晚唐兩派」之說，即有不盡然者，或亦非古人所深罪也（原注：耳目不廣，姑就所見引列，其有遺賢，後當補入。）（〈圖說〉）

至於中晚唐詩人創作活動之先後、或隸屬時代應如何分判？李懷民除了在〈主客圖人物表〉中依詩人創作時代之先後，列出所有全書收錄之名單。又特別舉劉長卿爲例，說明劉長卿是開元進士，論者卻將常將他派入中唐；而馬戴與賈島、姚合同時，卻被列入晚唐。至於朱慶餘之格律與張籍相同，卻不免列爲晚唐；僧清塞（周賀）詩風之僻澀，一如李洞，卻無礙其爲中唐。李懷民特別提醒讀者：以年代區分詩人，必有不夠精確處。他所能作的，只是就詩人體格之相近，分別先後，無法嚴格遵守詩人實際生活之先後倫序，因此，特別要求讀者不要泥執。

李懷民畢竟是個傳統文人，深信性理之學，雖知宋人所談的理學觀念不能入詩，但卻認爲：詩人言情，便是「正心之學」；詩句匠物，也與「格物」相通。李懷民從儒教的角度說：

唐詩儒教不純，或雜佛老。然王仲初曰：「君子抱仁義，不懼天地傾。」固已知孔氏之教矣。李太白思復雅樂，杜工部自比稷契；元白張王、韓文公、孟夫子各出其讜言正論，以維世教。是知唐詩雖小道，實與三百篇之義相通，但其間遇有隆替，才有大小，其升之廊廟而揮其才，則爲樂府、爲雅頌；非然，即一室嘯呼，而約其才苦吟、爲孤索，要皆得性情之正，而不流淫哇。（〈圖說〉）

換言之，唐代雖然三教同流，思想多元。但從李、杜、張、王、韓、孟之詩篇與讜論來看，同樣是懷仁抱義、亟思裨益世教。就此而言，李懷民認為「唐詩雖小道，實與三百篇之義相通」。當然，詩人在世之日，際遇不一，雖不能升之廊廟，發展長才，然而嘯聚一室，苦吟孤索，也大體維持著君子應有的分際。不論處身盛世或衰世，詩人對自己出處行藏，都有深細的甄辨與抉擇，近於孔門狂狷之士。他說：

故余定中晚唐以後人物，有似於孔門之狂狷。韓退之、盧仝、劉叉、白樂天，狂之流也；孟東野、賈島、李翱、張水部，狷之流也。後世人不識，或指其言為俗劣、為粗鄙、為真率、為妄誕。嗚呼！是皆浮沈世故、居心不正，徒以香情麗質為雅耳。（〈圖說〉）

當然，詩人既已擇定人生道路，多少會對自己的人生遭遇，有一番認知。例如賈島在〈寓興〉一詩就說：「今時出古言，在眾翻為訛。有琴含正韻，知音者如何。」又方干〈贈喻覺〉也說：「所得非眾語，眾人哪得知？纔吟五字句，又白幾莖髭。」李懷民對於張、賈門下諸賢所展現的人格風範，十分激賞。他說：

吾定主客圖，竊見張賈門下諸賢，微論其才識高遠，要之氣骨稜稜，俱有不可一世、壁立萬仞之槩。夫是以與時鑿柄，坎坷多而遭遇難。（〈圖說〉）

李懷民特別舉了「司空圖不事朱溫」、「顧非熊高隱茅山」、「馬戴以正言被斥」、「劉得仁以違時不第」為例，說明這些詩人，若生活在周朝，必能成為孔子門人。他最大的願望是：

願世之觀吾主客圖者，先求為古之豪傑，舉凡世俗逢迎、諂佞、慳吝、鄙嗇、齷齪種種之見，一洗而空之，然後播為風詩，以變澆風而振頹俗，或亦盛世之一助云。（〈圖說〉）

李懷民係借用鍾嶸「孔門用詩」之觀念，承繼張為《主客圖》的體例，完成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，所以在〈圖說〉中，處處站在儒家立場發言，也就不足為奇。綜觀李懷民〈圖說〉中，對前賢詩說有承繼，也有駁正。

其「學詩當自五律始」、「由中唐以造盛唐之堂奧」、「俗關性情，非關詩句」以及「爲詩當先求爲古之豪傑」都有很深刻的用意與理論價值。

四、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之內容分析

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分爲上下兩卷，其結構大致是：先列〈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說〉，繼列〈主客圖人物表〉（見表一），起自代宗廣德元年（西元 763 年），迄於哀帝天祐三年（西元 906 年）；繼列〈主客圖〉二種（見表二、表三），各分主、上入室、入室、升堂、及門五層，乃襲自張爲《詩人主客圖》之體例。然後對入選詩人逐一論述，亦先列傳記，繼以前人評論，最後附以按語，所以全書其實也是一部附錄簡要詩話的詩選。

主客圖人物表（表一）

王建：大曆十年登第	代宗十七年[廣德二、永泰一、大曆十四]
于鵠：大曆貞元間人 張籍：貞元十五年登第	德宗二十五年[建中四、興元一、貞元二十]
	順宗一年 [永貞]
姚合：元和間登第 周賀、鄭巢：姚合同時 章校標：元和十四年登第	憲宗十五年[元和]
賈島：文宗時，貶長江，韓愈使應 進士舉當在憲宗、穆宗時顧 非熊、張祐	穆宗四年[長慶]
朱慶餘	敬宗二年[寶曆]
許渾、喻龜、劉得仁	文宗十四年[太和九、開成五]

趙嘏、馬戴、項斯	武宗六年[會昌]
	宣宗十三年[大中]
許崇、方干、司空圖、李咸用	懿宗十四年[咸通]
鄭谷、崔塗	僖宗十五年[乾符六、廣明一 中和四、光啟三、文德一]
曹松、李洞、唐求	昭宗十五年[龍紀一、大順二、景福二、乾 寧四、光化三、天復三]
裴說 于鄴、任翻、林寬三人無考	哀帝三年[天祐]

清真雅正主客圖（表二）

張籍	主
朱慶餘	上入室
王建 于鵠	入室
項斯 許渾 司空圖 姚合	升堂
趙嘏 飛雄 任翻 劉得仁 鄭巢 李咸用 章校標 崔塗	及門

清真僻苦主客圖（表三）

賈島	主
李洞	上入室
周賀 喻龜 曹松	入室
馬戴 裴說 許崇 唐求	升堂
張祜 鄭谷 方干 于鄴 林寬	及門

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之上卷收錄「清真雅正」一系，

收詩 442 首，下卷續錄「清真僻苦」一系收詩 460 首，就收詩之數量與規模而言，不能算小。以下針對兩系略作說明：

關於「清真雅正主」張籍，歷來以古風稱善。白居易〈讀張籍古樂府〉有云：「張君何爲者，業文三十春。尤工樂府詩，舉代少其倫。爲詩意如何，六義互鋪陳。風雅比興外，未嘗著空文。」所稱頌者在古體詩。姚合〈贈張籍太祝〉謂：「妙絕江南曲，淒涼怨女詩。古風無手敵，新語是人知。」所推崇者也是古風。至南唐·張洎，始關注其律詩之成就，其〈張司業詩集序〉云：

元和中，公及元丞相、白樂天、孟東野歌詞，天下宗匠，謂之元和體。又長於今體律詩。貞元以前，作者間出，大抵互相祖尚，拘於常態，迨公一變，而章句之妙，冠於流品矣。¹³

張洎又在〈項斯詩集序〉說：

吳中張水部為律格詩，尤工於匠物，字清意遠，不涉舊體，天下莫能窺其奧。唯朱慶餘一人親授其旨。沿流而下，則有任蕃、陳標、章孝標、倪勝、司空圖等，咸及門焉。¹⁴

李懷民在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上卷，張籍詩選前，附加按語：

水部五言，體清韻遠，意古神閑，與樂府辭相為表裡，得風騷之遺。當時以格律為標異，信非偶然。得其傳者，朱慶餘而外，又有項斯、司空圖、任蕃、陳標、章孝標、滕倪諸賢。今考滕倪、陳標詩已無存，任蕃、司空圖、章孝標亦寥寥數頁，惟朱慶餘、項斯兩君，賴後人蒐輯，規格略具。

李懷民對於「清真雅正」一系，顯然是取資於張洎〈張司業詩集序〉，有所增刪。尤其對於張洎所稱：「工於匠物，字清意遠」，常引為重要術語，實

¹³ 詳見《全唐文》卷八七二，或李建崑撰《張籍詩集校注》附錄二，（臺北，華泰文化事業公司，2001年8月），頁543。

¹⁴ 詳見清·陸心源《唐文拾遺》卷四七，又見李建崑注《張籍詩集校注》附錄二，（臺北，華泰文化事業公司，2001年8月），頁543。

際用於詩句之評析。李懷民又說：

水部既歿，聞風而起者，尚不乏人，後世拘於時代，別為晚唐，要其一脈相沿之緒，故自不爽。茲特奉水部為清真雅正主，而以諸賢附焉。合十六人，得詩四百四十二首。(上卷)

這是「清真雅正」一系之大致內容。至於「清真辟苦主」賈島，本以詩思入僻、苦吟錘鍊聞名。賈島詩散軼甚多，其詩集未收七古；其五言古詩與五七言律詩、絕句都呈現生峭險僻之風格。孟郊在〈戲贈無本〉其一曾讚歎：「詩骨聳東野，詩濤湧退之。…可惜李杜死，不見此狂癡。」(《孟東野詩集卷六》)。〈戲贈無本〉其二又謂：「文章杳無底，斷絕誰能根。…燕僧擺造化，萬有隨手奔。」旨在稱頌賈島狂癡於詩歌寫作，詩才之高，可擺弄造化、驅遣萬有。

韓愈在〈送無本師歸范陽〉稱頌賈島：「無本於為文，身大不及膽。吾嘗示之難，勇往無不敢。」(錢仲聯《韓昌黎詩繫年集釋》卷七)。則在讚歎賈島詩膽之高，任何詩題，皆敢於嘗試。續稱賈島：「狂詞肆滂葩，低昂見舒慘，姦窮變怪得，往往造平淡。」(同上引)意謂賈島措詞狂發，滂沛繽紛，低昂之間，能見陰陽慘舒。既得種種變怪詩境，則必返歸平淡。

由於孟郊、韓愈是賈島之前輩詩友，措詞之間，多少有夸飾之處；加上兩人所評，均為賈島僧徒時期之作，與還俗後詩風表現，未盡相合。雖然如此，韓愈所稱：「姦窮變怪得，往往造平淡。」卻很有見地，值得注意。此與唐·蘇絳〈唐故司倉參軍賈公墓誌銘〉所說：「孤絕之句，記在人口。…所著文編，不以新句綺靡為意，淡然躡陶謝之蹤。」可謂不謀而合。但是，賈島這種「平淡」之詩境，仍係透過「苦吟」之寫作態度或手段達成。晚唐時期受到賈島影響的詩人很多，李懷民對此頗有認知，在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下卷謂賈島：

尤好五言律，存遺二百餘篇，較別體為多，東野所謂：「燕本、越淡，五言寶刀」也。沿流而下，李洞之外，又有周賀、曹松、喻鳧，皆宗派之可考者。其他諸賢，雖於古無聞，體格不殊，可推尋而得之。本欲全錄，以極其體之變，因賈詩刻苦過鍊，後學不善，流為尖酸。又遺集魯亥尤多，往往兩存之，

猶不得妥當。茲刪去四分之一，尊為清奇僻苦主，與張水部分壇領袖。學者或性不近水部者，其入此派，不失正宗。（下卷·賈島，頁二）

以上雖僅針對兩系之宗主略作引述，已可略窺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內容之一斑。如與張為《詩人主客圖》相較，張為所涉詩人群體較廣，多達六組，而李懷民僅及兩組；張為對於詩人體派分立僅摘句為例，派性特徵較不明晰；李懷民則慎擇詩人代表作，在作品圈點、加批、甚至在詩作之後添加詩批評意見，因此對於「清奇雅正」、「清真僻苦」兩派詩人之分立，更能顯現派性之特徵。

五、李懷民詩歌批點之評議

從詩歌批評的角度來看，詩選也是一種批評方式。早在唐代，殷璠以《河嶽英靈集》表達對於盛唐詩的批評觀點、高仲武以《中興間氣集》表達對大曆詩人的評價，都是詩選的型態。李懷民基本上仍沿用「詩選附加批語」方式，展現他對中晚唐五律之看法。李懷民在實際批評的操作上，觸及的議題分屬字句修辭、篇章營構、人格特質、體派沿革四方面。

（一）以詩聯為單位，作字句修辭之探討

李懷民在實際批評的操作上，經常進行的工作是：摘出例句，作用字方面的討論。其討論模式，可以粗分為六：1.就首聯而論；如：王建〈春日留別〉首聯：「初晴天墮絲，晚色上春枝。」李懷民評云：「興象化工。」再如：李洞〈送人之天台〉首聯：「行李一支藤，雲邊扣曉冰。」李懷民於首聯上句評云：「高絕。」下句評云：「冷絕。」2.就頷聯而論；如：賈島〈下第〉頷聯：「杏園啼百舌，誰醉在花前？」李懷民評云：「偷春格。感羨極矣，卻不損其高致。」再如：許渾〈洛中秋日〉頷聯：「吳僧秣陵寺，楚客洞庭舟。」李懷民評云：「此等天妙，亦不同常熟。此不可以模擬，得一著跡，便常熟矣。」3.分就首聯、頷聯而論。如許渾〈對雪〉首聯、頷聯：「飛舞北風涼，玉人歌玉堂。簾帷增曙色，珠翠發寒光。」李懷民評云：「賦雪之妙，從未到此。不得以設色少之。後來蘇子瞻〈超然台上雪詩〉有意及此，然無此清豔逼真。」再如：顧非熊〈秋日陝中道中作〉首聯、頷聯：「孤

客秋風裏，驅車入陝西。關河午時路，村落一聲雞。」李懷民於評云：「此等句，能匠千古之情，勿以淺而易之。」4.就頸聯而論。如：張籍〈山中友人〉頸聯：「犬因無主善，鶴爲見人鳴。」李懷民評云：「『無主』、『見人』妙。」又云：「二語全從悲眼中看出，認真不得。犬自善，豈因無主？鶴偶鳴，寧爲見人？而自哭者眼中，都作如是觀，詩象之活也。解此，始可語詩。」再如：唐求〈馬嵬感事〉頸聯：「鳳髻隨秋草，鸞輿入暮山。」李懷民評云：「慘怛。古人賦感，只用一二字，而含蘊無窮。即如此句，止加一暮字，便覺有十分蕭索悲涼，勝後人萬千語也。」5.就頷聯、頸聯並論。如賈島〈送無可上人〉頷聯、頸聯：「塵尾同離寺，蛩鳴暫別親。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。」李懷民於頷聯評云：「對法妙。無可在俗爲浪仙從弟，故詩中用『親』字，非泛下也。」李懷民於頸聯上句評云：「此幻影也，獨行者爲誰？」李懷民於頸聯下句評云：「此色身也，數息者爲誰？此等李洞諸人皆不能道，非不及其詩，不及其精於禪也。使爲師生平得意句，須思其得意處安在？」（下卷）再如許棠〈過湍溝客〉頷聯：「石形相對聳，天勢一條長。」李懷民於頷聯下評云：「狀出奇險。」頸聯：「棧底鳴流水，林端斂夕陽。」李懷民於頸聯下評云：「斂字妙。」6.就尾聯而論。如張籍〈閒居〉尾聯：「誰見衡門裏，終朝自在貧？」李懷民評云：「（自在貧）三字奇創得妙。古詩人全須此副胸襟。」再如李洞〈下第送張霞歸覲江南〉尾聯：「空傷歡覲意，半路摘愁髭。」李懷民評云：「苦思至此，歸覲如此點，情感尤深。」

無論就律詩的任何一聯，李懷民常在特別激賞之處，加圈加點，以爲標示。或以「匠」、「匠出」等字眼，彰顯詩家之創意。無可諱言，都是李懷民恬吟密詠、細細體味，所獲之心得。此於講求方法、喜套用分析體系之當代人而言，或有不足。然而吾人也不能否認，經李懷民之評點、銓評，這些詩聯之佳處，皆能彰顯無遺，從而爲後人所共賞。

（二）就起結、接續、制題等方面，論詩篇構造

李懷民十分強調五言律詩之篇章結構。因此，在這一方面，有不少畫龍點睛之提示。起、結之法，他舉趙嘏〈東歸道中〉爲例，認爲此詩「妙在起筆，須看其發端處，含毫邈然，乃絕得水部神韻。」又舉張籍〈送宮人入道〉一詩，提醒學者「最要學他結法，讀得不盡之味。」甚至顧非熊〈下第後送友人不及〉，李懷民都認爲其頷聯「似無可涉想處涉想，似無

可著筆處著筆。」；其頸聯之接續，筆法十分新穎，而且「此等接落，亦非後人所知。」

李懷民有時也會對某些詩篇之章法，作較長之論評。並由句法、意境、風格之類似性，評比諸家五律之高下。例如李懷民指出周賀〈送省己上人歸太原〉頷聯「寒僧迴絕塞，夕雪下窮冬」為：「峭如峰，利如劍。」指出其頸聯「出定聞殘角，休兵見壞鋒。」為：「奇險。」然後，李懷民認為：「此篇具見力量，與賈師送霄韻（崑按：此指賈島〈送慈恩寺霄韻法師謁太原李司空〉。）正在伯仲之間，餘子皆在下矣。」

再如李懷民在論及喻亮〈遊雲際寺〉：「澗壑吼風雷，香門絕頂開。閣寒僧不下，鐘定虎常來。鳥啄林稍果，鼯跳竹里苔。心源無一事，塵界擬休回。」指出其頷聯：「字字響，當從百鍊中來。起句是實賦，次聯卻是虛寫，若謂當晚果遇得一虎，則真鈍材矣，真高叟之為詩矣。」

又如裴說〈贈衡山令〉：「君吟三十載，辛苦必能官。造化猶難隱，生靈豈易謾。猿跳高岳靜，魚擺大江寬。與我為同道，相留夜話闌。」李懷民於首聯下評云：「語奇創，似乎無理。」於頷聯下評云：「承明卻極有理。蓋其詩不外窮理，所以能官也。唐人作詩功夫，正是致知格物之學，其識力氣節，即裕於此。故每以終身詣之，卓然自負也。此詩可謂發凡。若僅如後人，率爾拈筆，應酬時俗之作，乃是翫物喪志、聰明日蝕，何能參造化？何能明吏治耶？」

由於李懷民強調精讀，因此，能夠精確斷定賈島〈哭孟郊〉、〈弔孟協律〉實為一詩之兩作，愛而不捨，故兩存之。按賈島〈哭孟郊〉云：

身死聲名在，多應萬古傳。寡妻無子息，破宅帶林泉。
塚近登山道，詩隨過海船。故人相弔後，斜日下寒天。

李懷民於首聯下評云：「再鍊之，止消『才行古人齊』五字。」李懷民於頷聯上句評云：「此尚常語，再鍊之，為『遠日哭惟妻』。」李懷民於頷聯下句評云：「此尚熟語，再鍊之，為『葬時貧賣馬』。」李懷民於頸聯下評云：「此二句，實勝後作。蓋愛而不忍蠲也，故兩存之。」又賈島〈弔孟協律〉云：

才行古人齊，生前品位低。葬時貧賣馬，遠日哭惟妻。
孤塚北邙外，空齋中嶽西。集詩應萬首，物象遍曾題。

李懷民於首聯上句評云：「五字贊盡，故其下更不用贊。世皆知東野所長在詩，而昌黎與浪仙皆極贊其行，所以為深知；而詩之高，又不待言。」李懷民於頷聯下評云：「質極、樸極、老極、痛極，狠苦結撰，非老郊，何以當此？」李懷民於頸聯上句評云：「此墳不朽。」李懷民於頸聯下句評云：「此居不朽。」李懷民於尾聯評云：「止以餘意及之。」從而感嘆：「非此詩不稱此人，見解撰力，無一不到。」這首詩其實就是由〈哭孟郊〉改寫而成。但是因為詩中有「品位低」之句，所以在題前加上官名。

一般詩論對於制題，鮮有觸及，尤其是長題，如何拿捏，對於作者而言，也十分重要。李懷民在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上卷，多次論及制題之法。他對於張籍〈春日李舍人宅見兩省諸公唱和因書情即事〉：〈和戶部令狐尚書喜裴司空見招看雪〉、〈和裴司空以詩請刑部白侍郎雙鶴〉、〈同綿州胡郎中清明對雨西亭宴〉等詩之制題，十分激賞，認為具有典範意義。他說：「看他運題之法，格即在此、妙即在此。後來不講律格則雜，鋪陳則瑣，無復風人之致矣。」又在許渾〈暝投靈智寺渡溪不得卻取沿江路往〉詩末，提醒讀者：「看其運題之法，非拋撇、又非挨敘。此中有斷制剪裁在，即所謂格也。」

至於崔塗〈晚次修路僧〉：「平盡不平處，尚嫌功未深。應難將世路，便得稱師心。高鳥下殘照，白煙生遠林。更聞清磬發，聊喜緩塵襟。」李懷民於頸聯下評云：「晚。」李懷民尾聯下評云：「次。後辦事題中『晚』、『次』二字。」又詩末評云：「置題處，皆不同於古人。」

又如唐求〈山東蘭若遇靜公夜歸〉：「松門一徑微，苔滑往來稀。半夜聞鐘後，渾身帶雪歸。問寒僧接杖，辨語犬銜衣。又是安禪去，呼童閉竹扉。」李懷民於頷聯下評云：「寫生手。」李懷民於頸聯下評云：「長江得意句。」李懷民於詩末評云：「此題情事本佳，故詩亦高妙。然非閒心冷眼，則不能不相得此題。故欲學古人作詩，當先學古人置題。」

（三）就胸襟氣度與詩歌境界，論詩人之成就

關於詩家之人格特質、胸襟氣度方面，李懷民在評析作品之際，也有許多觸發。例如韓愈與張籍本有師生之緣，但張籍在〈酬韓庶子〉一詩，

對「此皇皇泰山北斗之韓夫子也，乃只用家常閒話，淡淡酬之，更不作意」，李懷民認為：「不知此不作意，正是高處。一時之胸次交情，莫切於此矣。在後人反不知添多少矜持張皇，都成客氣。」又白居易嘗贈詩推重張籍樂府詩，而張籍〈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〉卻能不同於後人之周旋世故，李懷民認為：「樂天推重水部至矣，而水部卻不渾作讚語，只和其詩景，而人自見。」足見張籍詩所展現之胸襟氣度，頗有值得欽重之處。

再如崔塗〈言懷〉有云：「干時雖苦節，趨世且無機。及覺知音少，翻疑所業非。青雲如不到，白首亦難歸。所以滄江上，年年別釣磯。」李懷民對此也頗有感觸，先在首聯之下評云：「干時必有苦節，趨世必是無機，孔孟栖栖，亦是此義。不然，則成患得患失之鄙夫矣，唐末士品，要於此等求之。」又在頷聯之後，讚嘆：「有真骨氣在也！」由此，不難獲知李懷民對於詩家人格特質之重視。

李懷民除了抉發詩家之勝處，也對前賢之誤評，提出辨正。例如後世誤解許渾之詩作，過於儉俗。他在許渾〈陪王尚書泛舟蓮池〉詩末評云：「祇是尋常字句，而韻遠味腴，便耐諷詠。後世不深入而妄詆之，正不值作者一笑。陳后山云：『後世無高學，舉俗愛許渾。』須知俗人所愛，非能得其妙處。其妙處，恐后山亦未及深求也。」（上卷）

又如曹松之詩篇，論者認為有詩語過激之病。李懷民特別舉曹松〈書懷〉一詩為例辨正之。按曹松詩云：「默默守吾道，望榮來替愁。吟詩應有罪，當路卻如讎。陸海儻難溺，九霄爭便休。敢言名譽出，天未白吾頭！」李懷民認為此詩首聯「『替』字似尖，卻穩妥。」然後，對曹松之激憤，提出辯護。他說：「唐人所業者，不過詩句。然其心骨、詣力，堅確不易。此亦聖門強矯之徒也。故其氣盛而詞抗，不可磨滅。」

又如曹松〈晨起〉：「曉色教不睡，卷簾清氣中。林殘數枝月，髮冷一梳風。並鳥含鐘語，敲荷隔霧空。莫疑營白日，道路本無窮。」李懷民也是十分讚賞，認為：「篇中鍊字法，都涉尖纖，而辟冷之性、閒闐之境，一能狀出。」

又如馬戴〈晚眺有懷〉：「默默抱離念，曠懷成怨歌。高臺試延望，落照在寒波。此地芳草歇，舊山喬木多。悠然暮天際，但見鳥相過。」李懷民於詩末評云：「此與（馬戴）〈落日悵望〉詩，皆寓深感，味之無盡。古人詩寫景，必有情在。故即其詩，可以想見其人、想見其生平、想見其時

世。孟子曰：『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尙友也。』可謂善讀矣。然亦必其中原有感寓，若今人作詩，祇圖眼前塗抹點綴，人人可以通用，何足為後來之追想哉？此不惟唐詩也，自三百篇後，若漢魏、六朝；唐之後，若五代、宋、南宋，無不皆然，故皆不可滅沒。金元以後，或離或合矣；然其卓卓者，亦必主乎此，故於此發凡云。」

再如裴說〈旅中作〉：「行路非不厭，其如饑與寒。投人言去易，開口說貧難。澤國雲千片，湘江竹一竿。時明未忍別，猶待計窮看。」李懷民於頷聯評云：「直說，是古情。」李懷民於頷聯評云：「此中有壁立萬仞之概，學者當認得。」李懷民於尾聯評云：「鼓勵嶄然，與陶淵明『卓為霜下傑』出處不同，負性則一。」李懷民於詩末評云：「此所謂有個安身立命處，若後人感遇，不過自道窮苦耳。」

類似的長篇析論，在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中，實在不勝枚舉。而且這些論析，都與其「學詩先求為古之豪傑」的論點一致。就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來看，凡是能夠卓然壁立的「強矯之徒」，都給予相當崇高的評價，顯然李懷民認同「風格即人格」之說，相信詩歌創作成就，與詩人之人格特質密切相關。

（四）由句法、內涵、體性之類似，說明體派關係

在論及張籍一系諸家五律時，李懷民下了很大功夫，舉出很多實例以為驗證。例如論及「清真雅正」一系的「上入室」朱慶餘時，先引龔賢〈朱慶餘詩序〉謂：「張水部初為律格詩，惟朱慶餘親受其旨。」又引朱慶餘〈近試上張籍水部〉（一作闡意獻張水部）：「洞房昨夜停紅燭，待曉堂前拜舅姑。妝罷低聲問夫婿，畫眉深淺入時無。」以及張籍之和詩〈酬朱慶餘〉：「越女新妝出鏡心，自知明艷更沈吟。齊紈未是人間貴，一曲菱歌敵萬金。」以此說明張籍對於朱慶餘之賞識，並作下按語說：「慶餘無古體，律格專學水部，表裡渾化，他人顯能及者，斷推上入室。」緊接著李懷民又就個別詩句細論朱慶餘對張籍的承襲。

李懷民認為朱慶餘〈送淮陰丁明府〉前三句，仿效張籍〈寄漢陽故人〉，而能「青出於藍」，而且「水部集中亦不多觀。」認為朱慶餘之〈贈道者〉「全得水部贈方外詩訣。」認為朱慶餘之〈和劉補闕秋園寓興之什〉第十首「分明是學乃師〈和元郎中秋居之什〉，然無一語雷同，正是滅 更燃也，如此乃謂善學。」

再如「清真雅正」一系的「入室者」王建。李懷民認為王建〈送人入塞〉一詩，「格法與司業毫髮不異。」；王建〈南中〉一詩，「結法亦是司業。」；王建〈送流人〉一詩，前半「與水部並無差別。」王建〈答寄芙蓉冠子〉一詩，「應與司業詩參看。」；王建〈隱居者〉一詩，「與水部隱者、辟穀者皆一例」；王建〈望行人〉一詩，「與司業詩同工異曲，後四稍平。」

至於「清真雅正」一系的「入室者」于鵠，雖出處不可考，李懷民還是就其詩格之相同。論斷于鵠〈送客遊邊〉一詩，「氣味已是水部」；于鵠〈題鄰居〉一詩，「全似學水部〈贈同谿客〉詩」；于鵠〈惜花〉一詩，「宜與仲初〈山中惜花〉詩並看，知其同出水部也。」；于鵠〈贈不食姑〉一詩，「竟似學水部〈不食姑〉、〈贈辟穀者〉等篇。」

李懷民對於「清真雅正」一系的「升堂者」、「及門者」亦然。他認為項斯〈送歐陽袞歸閩中〉一詩，「的是有意學水部」；項斯〈蠻家〉一詩，「從水部送蠻客、送南客、送南遷客、送海客數篇中，翻轉而來。」許渾〈神女祠〉一詩，「（頷聯）字法似水部語」、「（結聯）確得水部神致。」總之，李懷民對於「清真雅正」一系的詩人，或從取材之相近、或從句法之相侷、或就格法之雷同、或就氣味之相似，極力找出或遠或近的關係，茲不一一贅述。

李懷民對於「清真僻苦」一系也是措意甚深，採擇極精。賈島二百餘篇五律中，李懷民即簡選一百六十首入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。他特別提到賈島〈哭柏巖禪師〉、〈山中道士〉、〈就可公宿〉三首是：「集中最著意者」。在論及李洞、周賀（清塞）之相關題材時，亦盡力做出比較，以見賈島格法、意趣之高超。例如李懷民論及賈島〈哭孟郊〉、〈弔孟協律〉二首時，特別指出〈哭孟郊〉與〈弔孟協律〉本是一詩，前者脫稿後，「再三改鍊，以成奇絕。」

又如論及賈島〈送無可上人〉名句：「獨行潭底影，數息樹邊身。」時，李懷民指出：「此幻影也，獨行者誰？」、「此色身也，數息者誰？」、「此等李洞諸人，皆不能道，非不及其詩，不及其精於禪也。此為師生平得意語，需思其得意處安在？」論及賈島〈送李騎曹〉名句：「朔色寒天北，河源落日東。」時，李懷民指感嘆：「無此奇筆，如何匠得塞垣景出。」懷民又指出：「此王右丞『大漠孤煙直，長河落日圓』有正變之分，而發難顯則同。」李懷民對於賈島五律之析釋，可謂鞭闢入裡。

李懷民對「清真僻苦主」「上入室者」李洞，雖僅收詩二十八首，卻認為：「五七律及絕句長律，具師閔仙，五言尤逼肖，一字一句，必依賈生格式。」他感嘆李洞生得太晚，不能如朱慶餘受到張籍之知遇，以致落拓終身，抱憾以卒。

李懷民除指出李洞〈弔草堂禪師〉一詩是：「學本師〈哭宗密禪師〉之作」，也就李洞個別詩語深入評析，以見二人之傳承關係。例如李洞〈鄠郊山舍題趙處士林亭〉：「四五百竿竹，二三千卷書」一聯，李懷民評為：「從賈派變出，句法亦變」李洞〈河陽道中〉：「翻憶江濤裏，船中睡蓋蓑」二語，李懷民評為：「真島。」又如李洞〈送安撫從兄夷偶中丞〉：「河橋吹角凍，嶽月卷旗圓」一聯，李懷民評為：「極追賈師，並用其韻調。」又如李洞〈下第送張霞歸覲江南〉：「此道背於時，攜歸一軸詩。樹沈孤島遠，風逆蹇驢遲。草入吟房壞，潮衝釣石移。恐傷還覲意，半路摘愁髭。」李懷民於首句讚嘆：「得此五字，入古人不難。」並對頷聯、頸聯甚為稱嘆，「苦寫逼真、苦思至此」「匠出荒色，正為下第致感。」對於李洞詩之批評，可謂十分深入。

李懷民對於「清真僻苦」入室者周賀、喻晷、曹松，也有相當精闢之論析。周賀有五律六十餘篇，全學賈島，兩人同樣出身於僧徒，且工力悉敵，因此被認定為入室者。李懷民評周賀〈送耿山人歸湖南〉一詩為：「長江集中，亦是傑作。」對周賀〈送省己上人歸太原〉一詩，也認為：「此篇具見力量，與賈師〈送霄韻〉篇正在伯仲之間。餘子皆在其下矣。」在周賀〈暮冬長安旅舍〉、〈送僧還南岳〉、〈宿開元寺樓〉等詩中，李懷民皆列舉句例，以證明周賀善學賈島。

至於喻晷，專攻五言近體，前賢謂其效賈島為詩，人稱「賈喻」。李懷民特別指出喻晷〈酬王檀見寄〉：「馳心棲杳冥，何物比清冷。夜月照巫峽，秋風吹洞庭。」四句，「與島師『秋風吹渭水』二句相媲而少次之。...賈喻爭勝處，卻在此等。」又於喻晷〈寺居秋日對雨有懷〉一詩之頷聯：「隱几客吟斷，鄰房僧話稀。」評曰：「匠出寥闕，似從清塞『孤枕客眠久，雨廊僧話深。』翻出而此尤多情感。」由於李懷民能舉具體詩句作為證明，所以有很高的說服力。

至於曹松詩，也以刻苦深思，專攻近體聞名。李懷民奉之為「清真僻苦主」之入室者，認為與喻晷在伯仲之間。他指出曹松〈南山聞夜泉〉：「瀉

月聲不斷，坐來心益閒。無人知落處，萬木冷空山。」四句之所以能夠營造出「空闊疏宕」之境，正是從極端研鍊而來，而這也正是賈島的獨門功夫。再如曹松〈晨起〉：「曉色教不睡，卷簾清氣中。林殘數枝月，髮冷一梳風。並鳥含鐘語，敲荷隔霧空。莫疑營白日，道路本無窮。」一詩，李懷民認為：「篇中鍊字法都涉尖纖，而僻冷之性、閒闕之境，一一能狀出。」再如曹松〈觀山寺僧穿井〉一詩，李懷民評為：「極奇險、卻極平實，學賈上乘。」、再如曹松〈訪山友〉：「山寒初宿頂，泉落未知根。」一聯，李懷民評為：「頂、根二字，全用賈而，各成其妙。此等鍊句與賈師伯仲，亦惟賈門擅此法力。」

六、結 論

經由上述之討論，可知李懷民雖採取張為《詩人主客圖》之模式，對中晚唐詩人依交往關係之親疏遠近、詩歌作風之異同，建立一套分類辦法，藉此說明詩人體派關係；這樣的分類，實已超越張為《詩人主客圖》原有功能，使此書在中晚唐文學研究，獨具極高之價值。

其次，李懷民在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一書，重申「中晚唐詩兩派」之主張，不僅較張為「六派說」更為精確；所收錄「清真雅正」一系詩人作品 442 首，「清真僻苦」一系詩人作品 460 首，更是眼光獨到、採擇甚精；中晚唐時期重要五律作者，幾乎都有作品被收錄；學者如欲了解此一時期五律創作之面貌，可由此書獲知梗概。

再者，李懷民倡導「學詩當自五律始」、「由中晚唐以造盛唐之堂奧」不僅打破了明代前後七子宗奉盛唐之風氣，也適時對「中晚唐詩淺俗」之偏見，有所糾偏；尤其強調「學詩先求為古之豪傑」，對於不能升之廊廟之貧寒詩人，往往能給予適切評價；對其人格風範，不吝肯定。顯示出李懷民雖站在儒家立場，就詩歌批評而言，其心胸仍十分開闊。

當然，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仍有若干缺失，比如在實際批評的操作上，依循傳統舊法，僅對個別詩篇，作簡短批點，屬於印象式、賞鑑式的批評。對頷聯頸聯之論析尤多，篇章營構之分析，明顯然不足；有關五律聲調、用韻之討論，則全付闕如。此或因聲調、用韻為五律創作

之基本功，傳統士大夫無不熟習之故。雖然如此，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固是中晚唐文學研究應備之要籍，也是五律創作者重要的參考書。

參考書目

1. 宋·計有功編《唐詩紀事》，王仲鏞著《唐詩紀事校箋》，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1989年8月）
2. 清·李懷民《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借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清嘉慶(壬申)17年刊本影印。
3. 清·袁潔撰《蠡莊詩話》（收入臺灣：廣文書局，《國學珍籍彙編》，民國66年）。
4. 張維屏輯《國朝詩人徵略初編》（台北：明文書局1985年5月）
5. 王夢鷗《傳統文學論探索》（臺北：時報文化事業公司，民國76年6月）。
6. 丁福保輯《歷代詩話續編》（台北：木鐸出版社，1988年7月）
7. 王運熙、楊明《隋唐五代文學批評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4。）
8. 李建崑撰《張籍詩集校注》（臺北：華泰文化事業公司，2001年8月）
9. 張寅彭《新訂清人詩學書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7月初版）

A Study of Li Huaimin's *General View of the Major and Minor Poets in Mid- and Late Tang, Revised Edition*

LEE, Chien-kun*

【 Abstract 】

There are altogether four sections in this article. First, an introduction of the author Li Huaimin and an exploration of the motivation for writing *General View of the Major and Minor Poetry in Mid- and Late Tang, Revised Edition* is provided. In the second section, basing on Lee's comments and his discourse on Tang poetry, a re-interpretation of his poetic theory has been attempted. After that, the contents and his concerns in subject matters as presented in his texts are described. Finally, a thorough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literary value of this book is made.

Keywords: *General View of the Major and Minor Poets in Mid- and Late Tang*, Zhang Wei, Li Huaimin

* 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Chung-Hsing University

